

〔意〕伊拉里奧·菲奧雷 著

中國 相思錄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相思录

〔意〕伊拉里奥·菲奥雷 著

赵泮仲 贾镛新 译

白凤阁 校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LARIO FIORE

Mal di China

Vallecchi Editore S.P.A. -Firenze

Nel febbraio 1984

根据意大利佛罗伦萨瓦莱基出版社1984年版译

中 国 相 思 录

〔意〕 伊拉里奥·菲奥雷 著

赵泮仲 贾镛新 译

白凤阁 校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9.5印张 204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385-7/G·93 定价 3.85 元

印数：1—3000册



伊拉里奥·菲奥雷(ILARIO FIORE) 1925 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阿斯蒂，毕业于都灵大学经济系。在纳粹占领期间参加游击队，时年仅 18 岁。他是战后意大利杰出的记者和作家，长期担任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驻华和远东地区记者。

他是位多产的作家，代表性作品有《阿尔及利亚见闻》、《开往布达佩斯的最后列车》、《美国小姐》、《芝加哥的宵禁》、《肯尼迪的追随者》、《卡雍巴大桥》、《铁腕人物贝利亚》、《冷寞的西班牙》、《相思情》和《上海特快列车》等。他的许多作品译成英文、西文、法文和中文。如《伏尔加河的鱼子酱和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一书写的是一位苏联记者的传记，中文版书名为《神秘人物——路易斯》。他还主持摄制了 50 多部电视专题片。

他曾多次获得意大利国内颁发的文学奖和优秀专题片奖。意大利政府为表彰他的工作，1963 年授予他共和国骑士勋章，1986 年又授予他最高骑士勋章。

译者的话

《中国相思录》是近几年来意大利国内的畅销书之一，已再版多次。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了十几位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物，第二部分是对十几座城市文化历史的回顾。各自独立成章，是一幅幅“写生画”。

《中国相思录》是作者怀着对中国的爱慕之情，以常驻记者的身份，在华多年生活、工作，进行认真采访，细心观察、思索和比较写出的。报道比较客观，内容丰富，知识性强，寓意深刻，语言活泼。在写法上，它集散文、日记、游记、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为一体。写作技巧新颖，耐人寻味。对书中个别章节，我们曾试着译出投书报刊，都相继发表，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尝试使译者倍受鼓舞。除个别章节和段落遵照作者本人意见作了调换和修改外，现将全书译出，以飨读者。文中涉及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作者伊拉里奥·菲奥雷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中国式”的农村里，在童年时代就酷爱文学，向往中国，在学校有“小演说家”的美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反法西斯游击队，并开始他的记者生涯。从1950年起先后担任意大利《时代报》和《广播电视公司》驻外记者。还曾到过南极，多次周游世界。有不寻常的职业经历，是5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重大事件的目睹者，如开罗大火，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莫边府战役，匈牙利

事件，庇隆夫妇的倒台，肯尼迪遇刺，赫鲁晓夫下台，葡萄牙社会党的革命，审判“四人帮”等等。1980年4月作为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首任常驻北京记者来中国。

菲奥雷是意大利战后杰出的记者，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多次荣获意大利文学奖和新闻奖。他的《伏尔加河的鱼子酱和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一书已译成中文，书名是《神秘人物——路易斯》。

1988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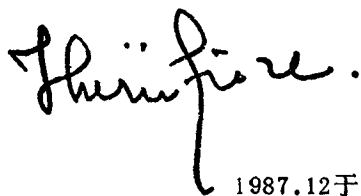
中 文 本 序 言

中国是战后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国家中最使我满意的。我之所以对我写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称《中国相思录》，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患了对中国的相思病。在中国，我不仅作为一个常驻的外国记者工作，也是一个学生，每天都看到和学到许多新东西。面对新的局面和新的问题，我学会了用微笑对待困难；用平静战胜痛苦；用顽强抵制消极。我深信在那里工作的重要性，我热爱我所从事的工作。今年是我在华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如果可能，我还愿继续在华工作更长的时间。相思情对我而言，则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生活哲理。因为我懂得我正在亲身体验、了解、领悟，用广播、电视和报纸，拍摄、报道、讲述和描写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这个国家是世界文明史中最古老的国家，今天正处于振兴时期，处于为世界求得进步与和平进程中将发挥不寻常作用的时刻中。

从职业角度看，我有幸在世界上四个大的政治中心生活和工作。华盛顿和莫斯科是东西方政治的首都，罗马是天主教国家的首都，而北京是发展中国家的首都，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正是从这四个政治中心已经产生，正在产生，或将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和宏伟的目标，决定着世界的进程。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它赋予我直接认识和体验世界的极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感到自己正经历着一个新的开端。

世界历史的中心将移向太平洋地区，即亚洲濒临太平洋的地区是21世纪的新地区，人类所有大的问题将汇集到那里。我正在密切注视着这一新极的诞生。我从北京观察它，我的目力所及却包括了整个远东，从日本、朝鲜、中国，直到澳大利亚。我感到自己正处身于这个新地区的腹地。正当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陷入它的牛奶、黄油、橄榄油等的生产过剩、正当失去了革命动力的苏联，寻求改革出路时；正当美国矛盾重重，将失掉美元金融帝国地位时，太平洋地区的迅速发展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21世纪的中国必将成为这个新中心的轴心。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当局正在调整它的政策，使其重新回到把东方与西方结合起来的轨道上来，这是继马可·波罗时期和利玛窦时期实施东西方结合尝试之后的第三次。这种结合是通过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西方资金和先进技术而出现的。正在以巨人的步伐振兴的中国，通过她那几千年文明史的过滤器，吸取西方先进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之消化，变成为适合中国现实的加速器。

总之，《中国相思录》是我在中国大陆进行周游和思索的产物，是经过4年的现场考察而写成的，是对奔向2000年的新中国的写生。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不是我菲奥雷本人如何，而是我写的国家——中国正在重新变成一个世界瞩目的国家，代表着世界的明天。



1987.12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分

我的宿愿	1
拉蒂娜——我的“中国”妈妈	6
北京的家	11
三个星期天	17
邓小平的长征	23
历史的按摩师——康国奇	37
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48
江青的政治报复	65
陈叔亮与书法	80
梁氏兄弟的百驴图与万言书	95
书法家与“人民的敌人”	108
黄永玉与白天的猫头鹰	113
弃文从研的沈从文	122
妙手回春的朱子	133
南口的王政委	141
十字架与龙	149

第二部分

昔日的北京	163
-------------	-----

北京的四合院·····	176
天津，首都北京的东大门·····	189
北戴河的月光·····	202
西安兵马俑·····	212
南京长江大桥·····	222
昆明，亚洲翠绿的山岗·····	229
沈阳人的目光·····	238
丹东的朝鲜之光·····	247
大连港的舰船·····	252
雪地冰天如画来·····	262
乌鲁木齐的“天赐”·····	273
苏州的园林·····	283
杭州的樟树与荷花·····	289

第一部分

我的宿愿

巴黎，不平静的夜。再过几小时，明天早晨我将动身去中国，旅途遥远，神奇、多变而又甜蜜的宿愿将成为现实。在我的黄色手提皮箱里珍藏着一份题词，这是马拉帕太写给我的，它已经留在我的身边23年了。有人认为这是神秘学，有人认为这是预示友谊。“长江流域有人正等待着你的到来……”这是他临终前以粗犷清晰的笔迹书写的，如同遗嘱附言一样。那是7月的一个闷热的下午，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他指着我对病榻前的古利埃尔莫·安丝利诺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中国的报道了，不过还有他，他在布达佩斯表现得很勇敢……”

马拉帕太向我讲述了有关那个国家的许多表面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异常惊人的事情，象神话，如塞万提斯写的名著《堂吉珂德》。在曾称为满洲里的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河谷里，他曾同乌发长腿的女骑士并驾齐驱。村口有露天市场，柜合同马一样高，不下马即可购买物品，人们在马上选购、付款，然后继续赶路，骏马飞奔而去，扬起一片红尘。在孔夫子的故乡山东省，有天晚上马拉帕太让一伙农民看他写的书《政变技巧》。中国人使用方块字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本能地

崇拜印刷字，尽管他们不懂那本书的语言和拼音字。他说：“他们拿起我的书，轮流放在头上一会儿，好象拜神一样……”只有圣人才会发明和使用文字，这既然是一本书，而且是“洋圣人”的作品，尽管不能了解这些符号的含义，也应受到崇拜。

马拉帕太到中国，亲眼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事情，使他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思想上都受到一次巨大的震动。同时，因发现自己已患了不治之症，才感到这种震动更为强烈。在我守护病危的朋友时写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马拉帕太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前期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危机的结果。对他们来说，马列主义是一种分析方法，行动的指南，并不是教条。他们是通过6000年文化和历史的过滤器接受马列主义的。而我国虽有两千年的文化和历史，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在圣·彼得的城市里相信了马克思，在卡普里岛接受了列宁，在那不勒斯接受了巴枯宁，在波伦亚接待了斯大林。我们因没有文化海关的屏障而受了多少折磨，中国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马拉帕太以独特的方式预言了中国从那时起20多年来发生的部分事实真相，尽管不太确切，但却反映了他那超人的天才。他反对意大利的乡土观念，痛斥其没有头脑，击中了国内的不治之症，尽管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未能看到以后的事实，如赫鲁晓夫同教皇约翰串通一气，直到后者为新沙皇干预喀布尔庇护。他本人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直觉地感到了现代中国的奥秘。他从莫斯科到北京，如同从克里姆林宫的帝国独裁到民族自尊心得到解放一样，而且这种解放是经过可引以自豪的综合过程取得的。他们的价值观念不是别

人强加的，是自己过滤选择的；不是照搬外国的，是以“某种消极的优越感”进行思考适合本国现实的。不仅如此，这一切还没有任何“外部”武力的痕迹，没有社会帝国主义的印记，在新中国整个历史上，没有任何对外侵略的记载。

我满怀希望和信心从巴黎动身开始这次远程旅行。这是从马可·波罗至马拉帕太多少前人所走的道路，也是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旅行。这是终生的旅程，其路线之长，地面之广和影响之深，令人胆寒。我还记得我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之滨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看到的哈尔滨的灯光，更确切地说，是在那里想象的哈尔滨的万家灯火。我记得那位陪同的苏联姑娘，她激动而紧张地小声说：“当中国人进攻时，哈巴罗夫斯克将是第一个陷落的俄国城市。”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中国人从未侵略过别人？相反，那里过去是中国的版图。

我记得马拉帕太笔下的艾里卡的面容，她出生在太阳岛上，带着她中国母亲的骨灰从哈尔滨长途跋涉，去南京的乡下埋葬，然后再去台湾。我还记得蒋介石夫人的杏仁状的眼睛和那双多情的目光，那一天大元帅在台北郊区的石林宫向来访的约翰逊总统吐露秘密，妄说毛泽东的政权即将垮台。

我在苏联生活时就曾经想到中国，那时的宿愿又浮现脑际。在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伊尔库茨克，铁路在此一分为二，一条通往蒙古和北京，另一条驶向外贝加尔湖地区，通往哈巴罗夫斯克和太平洋沿岸。在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出租车司机曾说：“我们缺少200辆出租车，因为政府不得不制造坦克以防中国的威胁。”乌苏里江同阿穆尔河汇合处的渔民遵循同样的训戒抱怨说：“没有马哈鱼，因为中国在河下游铺设了铁丝网，阻止回游。”还有我的助手鲍里斯，我们在伊尔库茨

克机场遇到一个中国代表团，他面色苍白以蔑视的目光看着他们，并以得意的口气说：“他们也坐上飞机了，因为我们给了他们制造伊尔——62飞机的特许。”

我反驳这位和蔼可亲的鲍里斯说：“中国丝绸早在恺撒大帝时就传入罗马，中国的养蚕业在公元前两千年就已相当发达。中国画家在纸和绢上画花草、龙、马和虎比鲁勃洛夫在木板上做画早两千年。早在俄国第一个农民谚语出现前1000年，中国的农谚就已相当流行，记得有本书上记载，山东的一个农民（当时称鲁国）以“丑妻近地家中宝”这条农谚教育他的一心追求漂亮姑娘的儿子。在伊尔库茨克的那天晚上，我按捺不住自己强烈的愿望，真想离开苏联摄制组，跳上经蒙古乌兰巴托开往北京的列车。听说，林彪及其追随者的飞机在沙漠坠毁后，苏联 50 几个师的兵力在漫长的边界线上连续多天处于戒备状态。

渴望这次旅行植根于知识，其动机同往常一样，要完成一项和平使命。苏联人对中国人为何如此仇视？不是对我们宣传说，共产主义就是人类之爱吗？苏联人为什么把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改为双轨？在中国海海岸的那边生活着 8 亿中国人，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的领土同美国一样大，人口是苏联的 4 倍，难道中国在毛泽东之后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真的再次成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吗？……这些有关中国及其遥远未来而不可思议的事，在动身前夕使我夜不能寐。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怎样理解那些神秘的事物，那个世界的一切都需要去认识、了解，都需要拍摄、报道，尽管我的信心很足，但仍感到这个挑战太艰巨了。

我不会成为蓝眼睛的“洋鬼子”。这是中国人内部对盎格

鲁撒克逊殖民主义的称呼，因为他们的皮肤是白的，眼睛是天蓝色的。我有16毫米阿里弗莱克斯摄影机和一台旧式奥利维蒂打字机，我将竭尽全力使我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使这次旅行成为轻松的旅行，就象发酵很好的面包一样轻松。最后，我还想起家乡阿斯蒂地区的农民，他们象中国南方江浙一带的农民一样，种桑养蚕。养蚕季节，农民们不是在树上采桑叶，就是肩背装满桑叶的口袋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这尘土是蒙费拉托女侯爵的汽车掀起的……

我进入戴高乐机场时，这些往事象看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心目中涌现。我多么想尽快抵达，回到马拉帕太到过的村庄，看看把“洋圣人”的书举过头顶的老汉，因为我来自一个变色龙的国家，在那里即便是好书，也由于人们懒惰而被放在床垫子底下。

拉蒂娜——我的“中国”妈妈

我们刚刚游长城归来，我对朋友们说：“请等等，我要给妈妈打个电话。”朋友们听后放声大笑。这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我这个欧洲人竟是个大“孝子”，同自己的生母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无论走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从不中断联系。出生在香港的中国人永觉挑衅性地说：“我母亲甚至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哪个城市，干什么。”日本人三木把自己的母亲比做《宴后》中的女人。同传统决裂的当代美国姑娘贝蒂补充说：“我每年给母亲打一次电话，祝贺感恩节；寄一张贺年片，恭贺圣诞节。”

我回答他们说：“对不起，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同。我们认为在整个人生道路上，母亲奉献最大，是至高无上的。尊长爱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你们了解安焦利娜太太这样的女性吗？当时在场的还有刚从罗马来的桑德罗先生，他带来我常思念的挚友皮埃罗的问候。我对桑德罗说，你想想，你可以给我母亲写一部传记，这部书将比她的同庚人莫洛托夫和铁托的传记，甚至比她小一岁的毛泽东的传记更有意思。她出生在意大利北部蒙费拉托山区一个“中国式”的农村，山岗上姓拉蒂的家庭里^①。那一年在格鲁吉亚哥里城的斯大林刚刚 13 岁，墨索里尼在波雷达皮奥已上小学四年级，刚刚 3 岁的希特勒还不会说“帝国”这个字。

安焦利娜·拉蒂并不是英雄。然而，我认为，她是位正

直、勇敢，而不平凡的人物。她比许多同代人见识多，阅历广，以高尚的自尊忍受着无数磨难。也就是说，她勇于面对生活，不抱怨，不气馁，她几乎不感到有痛苦。事实上，由于长年劳动，她从未患过溃疡病和心脏病。仅仅有过头痛和干呕，这是由于她对周期性的不幸感到厌恶的结果。她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我的外祖父康斯坦丁诺（生于1860年，卒于1940年）从亚历山大里亚市场回来后说，他的朋友拉·佩尔那律师告诉他，无政府主义者布雷希在蒙扎突然向国王翁伯托开枪。

她以未婚妻的身份送我父亲去利比亚打仗，父亲从的黎波里回来后才结婚。不久我父亲又应征出发去圣戈里齐亚，卡波雷托战役后，他们才再次重逢。父亲拖着带病的身躯从皮亚维河谷回到团部。安焦利娜 30 岁时女儿夭折。同年，同姓的拉蒂红衣主教被选为教皇，称庇护十一世。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在喝咖啡吃早点时进入罗马，并在罗马长期停留。拉蒂家族祖籍德西奥镇，曾外祖父德芬登特同教皇的父亲是堂兄弟。曾经说过，全家要迁往罗马，但全家族谁也没有同墨索里尼有亲属关系。安焦利娜 36 岁时守寡。为了继续经营“和平饭馆”，5 年后再婚。她 52 岁时，德国党卫军烧毁了她那可怜的小饭馆，因为它已经成为游击队的据点。她 70 岁时失去第二个丈夫，83 岁时失去长子尼诺——童年时给我父亲般关怀的兄长。

她如同中国农村妇女那样承受了这一系列打击，忍受了一般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她永不屈服，总是化悲痛为力量，神奇地活下来。

1956 年冬，蒙达多里出版社给她寄去两本我写的第一部书，那是一部以称为“中国村”的我的家乡为背景，描叙人民生